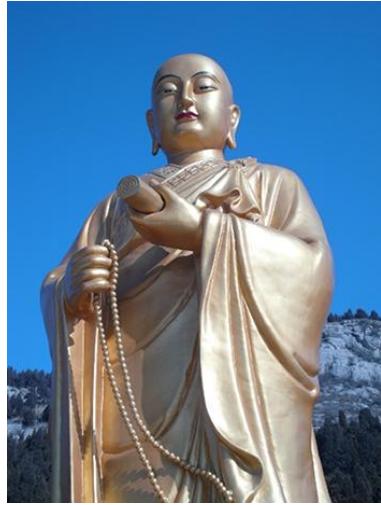


译者简介：



义净三藏：（公元 635 年～公元 713 年）唐朝人，河北涿县人，一说齐州（山东历城）人，俗姓张。字文明。十四岁出家，后到印度求法，在那烂陀寺求学十一年，回国时从印度带回很多经典，在长安、洛阳等处进行翻译。义净三藏的译作很多，如《入定不定印红》、《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》、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》、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摄颂》、《根本萨婆多部律摄》等，他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（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、义净）之一，在翻译佛经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他的传记在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及宋《高僧传》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，义净法师当年在那烂陀寺求学时住过的房屋遗址至今还在。

立意西行：

义净七岁时，父母送他入齐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，从严父般的善遇法师和慈母般的慧智禅师两位法师学习佛法。善遇法师博学多能，精通佛经，对六艺（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）、天文、地理、阴阳、历算亦有很深的研究。慧智禅师研习《法华经》数十年，造诣极深。在他们的教导下，义净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，在佛学方面也打下了坚实

的基础。贞观二十年（公元 646 年），善遇法师去世，义净就跟慧智禅师学习，把精力集中于佛教内典的修习，“昼夜勤六时而不倦，旦夕引四辈而忘疲”。贞观二十二年，义净受具足戒，正式出家为僧。数载勤学，义净学业大进。慧智见他天资聪颖，前途无量，遂劝他出外求学。义净辞别土窟寺，来到佛教中心洛阳、长安。

在东都洛阳，义净修习《对法》、《摄论》诸经，佛学水平又有提高。但其时佛教各派纷争，观点歧异，典籍的记载与解释亦互不统一，故义净在学习中产生各种疑问。于是他又来到长安，学习了《俱舍》、《唯识》等经，但胸中疑问不减。为祛蔽解疑，义净认为必须赴印度取经求法。所谓：“愿效先贤行大事，去佛国土取经书。”

咸亨元年（公元 670 年），他在长安结识了并州的处一法师、莱州的弘祐法师，众人志同道合，相约赴印度取经。当时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条，陆上的“丝绸之路”因西域动乱而阻隔不通，吐蕃道则不仅道路艰险而且常受唐蕃关系的影响。相对而言，海路较为通畅。唐朝强大富庶，南亚、西亚诸国纷纷前来贸易，海舶云集广州诸地，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经成为义净诸人的一致选择。计议已定，遂相约离京东下，处一因母年高而罢，弘祐至江宁而止。义净等途经丹阳时，又有玄逵加入。咸亨二年（公元 671 年），义净坐夏扬州。秋，接受龚州（今广西平南）冯孝诠的邀请，同达广州。冯孝诠及其家人皆笃信佛教且家资雄厚，他们敬佩义净西天取经的志向，遂资助西行费用，冯孝诠并与波斯船主商定，许义净等人附船前往印度。其时的广州，万商云集，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，港中停舶着婆罗门（印度）、波斯（伊朗）、狮子国（斯里兰卡）、大食（阿拉伯）等国的船只，这些海船一般形体较大，船身往往有六七丈，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。义净深知此去印度的艰难，遂在等船期间返回齐州，向慧智禅师等故乡师友告别。再回广州，同行者唯有门人善行，其他人均因故罢退。佛心师志，信愿行。

义净法师当时的心情可以从他写下的《求法诗》中得知，诗云：

晋宋齐梁唐代间，高僧求法离长安。

去人成百归无十，后者焉知前者难！

路远碧天唯冷结，沙河遮日力疲憊。

后贤若不谙斯旨，往往将经容易看。

取经求法：

海船出广州后，经二十天左右，义净到达室利佛逝（今苏门答腊或印尼）。这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道。义净在此地居住半年，习声明（音韵学）。其间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无法前行，被迫回国。之后义净只身继续前行，于咸亨三年（公元672年）五、六月间到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国。由末罗瑜再经羯荼国，到达裸人国，西北行半个月后到达耽摩立底。耽摩立底为东天竺的南界，义净在此居住一年有余，从僧人大乘灯禅师学习梵语。大乘灯禅师原籍爱州（今越南清化），幼时随父母迁往杜和罗钵底国（今泰国湄南河下游），后出家，到长安从玄奘受具足戒，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经耽摩立底时被强盗劫掠，被迫滞留十二年。耽摩立底（塔姆卢 Tamluk 印度东部重要港口，今加尔各答）虽距中天竺的那烂陀寺不远，但途中常有强人出没，很不安全。他们等到一个机会，随同几百名商人结伴前往中天竺。不幸的是义净途中染病，“身体疲羸”、“孤步险隘”，落在众人后面，又遭强人打劫，受尽凌辱，几乎丧命，但义净还是坚持到底。

正所谓：

假使热铁轮，于汝顶上旋，

终不为此苦，退失菩提心。

后又因大乘灯禅师的救助，终于赶上了大队，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烂陀寺。到达那烂陀寺后，义净又北行至毗舍离国（义译称：广严城），再西北行至拘那竭，又西南行到波罗奈城（梵文 Varanasi 瓦拉纳西）东北的鹿苑鸡岭，此后重回那烂陀寺，向著名僧人宝师子论师和智月论师等学习经典，研究瑜伽、中观、因明、俱舍论等学。

正所谓：

人身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
此身不向今生渡，更向何生渡此身？

义净法师在那烂陀时就进行了佛教经典的翻译，所谓：‘结集于西域，翻译传东土。’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。前后十一年，兢兢业业，锐意进取。大约在垂拱元年（公元 685 年），因得知玄达法师圆寂的消息而准备回国，义净乘船离开印度东归。垂拱三年，他到达室利佛逝，停留二年有余（有说八年之余），专心从事翻译和著作。为了得到纸和笔，曾于永昌元年（公元 689 年）随商船回到广州，得到贞固律师等人的帮助后，又于当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。当时因唐朝政局的紊乱，义净法师担心经书被毁，所以就留在室利佛逝翻译佛经，由贞固校对。

可谓：

大时代需明大是非，大劫难需养大慈悲，
大无明需要大智慧，大动乱需要大忏悔。

天授二年（公元 691 年），义净派遣大津将著作及新译的佛经送回国。武周证圣元年（公元 695 年），义净与弟子贞固、道宏离开室利佛逝回国。

译经事业：

武则天对义净的归来十分重视，不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，而且亲自率上万众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，并赐予他“三藏”之号，诏命义净住在洛阳佛授寺，此时义净法师已经年迈61岁。此后，义净先后在洛阳延福坊大福先寺、西京长安延康坊西明寺、东京福先寺、长安荐福寺等寺院翻译佛经。先天二年（公元713年）正月，在长安荐福寺经院圆寂，享年七十九岁。葬于洛阳北原上，建有灵塔。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，以塔为中心，建立了金光明寺。

义净毕生从事佛事活动，特别在译经和著述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。他的译经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自入抵印度那烂陀寺至室利佛逝返国前，他试译了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》、《一百五十赞佛颂》。第二阶段是回国后至自主译场之前，主要是整理原来的译著，并参加于阗三藏实叉难陀法师主持的《八十华严经》的翻译。第三阶段，在则天久视元年（公元700年）以后义净自设译场，亲自翻译佛经，先后在洛阳、长安诸寺译出的佛经有几百卷之多。义净的翻译活动得到了当时朝廷和僧众的大力支持。在福先寺、西明寺译《金光明最胜王》等二十部佛经时，印度沙门阿僧行真那，中国僧人波仑、复礼、慧表、智积、法宝、法藏、德感、胜庄、神英、仁亮、大仪、慈训等分别为证梵文义、笔受、证义，朝廷的成均（即国子监）和太学助教许观监护，译文经缮写后进呈朝廷。武则天十分高兴，武则天效仿唐太宗御赐给玄奘译完《瑜伽师地论》时所写的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，当义净法师译完《入定不定印经》时武皇亲制《圣教序》，对义净的功业大加称赞。中宗神龙元年（公元705年），义净在东都洛阳翻译《孔雀王经》、在大福先寺译《胜光天子》等经时，兵部侍郎崔湜、给事中卢粲润文正字，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。景云元年（公元710年），义净在大荐福寺译《浴象功德经》等二十余部佛经时，吐火罗（今阿富汗）沙门达磨末磨、中印度沙门拔弩、罽宾（今克什米尔地区）沙门

达磨难陀、东印度居士伊舍罗、沙门惠积、文纲、惠诏、利贞、胜庄、爱同、思恒、玄
伞、智积等中外僧人为证梵文、证梵本、读梵本、证义、笔受、证译，而修文馆大学士李
峤、兵部尚书韦嗣立、中书侍郎赵彦昭、吏部侍郎卢藏用、兵部侍郎张说、中书舍人李又
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，左仆射韦巨源、右仆射苏环监护、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。景云
二年（公元711年），在大荐福寺译《称赞如来功德神咒》等经时，太常卿薛崇嗣监护。
中外名僧参加助译、朝廷名臣润色，使得翻译活动得以顺利进行，义净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义净不仅精通汉文、梵文，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几年的经历，而且又经过试译、助译的实
践锻炼，因此翻译起来得心应手。尽管如此，义净在翻译过程中依旧兢兢业业，一丝不
苟，他坚持直译的特点，在原文下加注说明，订正译音译义，介绍产物制度，在语译方
面，区分俗语雅语，又常在意译汉字下标出四声和反切，以求得准确的发音，因此在总体
上他继承了玄奘的翻译特点，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创之处，这一切使义净的译作达到了很高
的水平。

义净译经，据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九所载有以下各部：《金光明最圣王经》十卷、《能
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一卷、《佛为难陀说出家入胎经》二卷、《入定不定印红》一卷、
《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》二卷、《弥勒下生成佛经》一卷、《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
经》一卷、《浴象功的德经》一卷、《数珠功德经》一卷、《观自在菩萨知意心陀罗尼咒
经》一卷、《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》一卷、《称赞如来功德咒经》一卷，《大
孔雀咒王经》三卷、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一卷、《庄严王陀罗尼咒经》一卷、《香王菩
萨陀罗凡咒经》一卷、《一切功德庄严王经》一卷、《拔除罪障咒王经》一卷、《善夜
经》一卷、《大乘流转诸有经》一卷、《妙色王因缘经》一卷、《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》
一卷、《无常经》一卷、《八无暇有暇经》一卷、《长爪梵志请问经》一卷、《譬喻经》

一卷、《略教诫经》一卷、《疗痔病经》一卷、《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》十卷、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》五卷、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摄颂》一卷、《根本萨婆多部律摄》二十卷、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颂》一卷、《能断金刚般若渡罗蜜多经论释》三卷、《因明正理门论》一卷、《成唯识宝生论》五卷、《观所缘缘论》一卷、《掌珍论》一卷、《取目假设论》一卷、《观总相论领》一卷、《止观门论颂》一卷、《手杖论》一卷、《六门教授习定论》一卷、《法华论》五卷（佚）、《集量论》四卷（佚）、《一百五十赞佛颂》一卷、《龙树菩萨劝诫王颂》一卷。

以上是义净三藏翻译的经、律、论等。他还写了五部书：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二卷、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四卷、《别说罪要行法》一卷、《受用三水要法》一卷、《护命放生轨仪》一卷。

以上共计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，从数量上比玄奘还少得多，不过玄奘翻译的时间是十九年，而义净只有十二年。义净为法献身的精神与玄奘如出一辙，是以宋《高僧传》作者赞美说他“传度经律，与奘师抗衡”。

学术贡献：

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印度归来时，义净除了带回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佛经外，还带回金刚座真容一铺，舍利三百粒，这些都成为中国宗教界的瑰宝。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，其中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。另外如《集量》、《法华》等也很重要。除律部外，他也重视瑜伽一系的学问，他认为“所云大乘，无过二种：一则中观，二乃瑜伽……瑜伽则外无内有，事皆唯识”。他译出的佛经中也有瑜伽系的内容，同时适应当时崇尚密宗的风气，还译出了《金光明经》及一些陀罗尼经，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，这些都丰富了唐朝的佛学典籍。

在义净的译经中，密教经典占有一定数量，这可能与当时印度密教盛行有关。其次是律部的译典，而且全部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典籍，这是因为义净在出国前就重视戒律，研究过法砾和道宣二人有关律部的著述，所以去那烂陀寺后，留心收集律部梵本带回国内，作为其翻译重点。中国佛教界拥有系统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，应归功于义净。

如云：

戒为一切菩提本，应当一心持净戒。

龙猛菩萨亦云：

众德依戒住，如地长一切。

所谓律即：

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

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

跟从义净三藏译经和求学的僧人很多，他很赏识的有崇庆、崇勋、元廓、玄秀、玄睿、惠神等，跟随身边的有崇俊、玄晖、昙杰、宝严等，远在各地的有法明、敬忠等，这些弟子的佛学观点都受到义净的影响。

除了在佛学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外，义净在地理、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绩。他在归国途中逗留室利佛逝时，写出了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等书，这些著作记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，其中二十多从吐蕃道去印度，三十多经广州出海去印度，这样海陆两途的情况在书中都有了记录。
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，以僧传的形式记述了唐初从太宗贞观十五年（公元 641 年）以后到武后天授二年（公元 691 年），共四十余年间，57 位僧人（包括义净本人，也包括今属朝鲜的新罗、高丽，今属越南的交州、爱州等地的僧人）到南海和印度游历求

法的事迹。书后附《重归南海传》，又记载武后永昌元年（公元689年），随义净重往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国僧人的事迹。这部书在内容和结构上非常有特色。
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没有采用传统的僧传模式，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时间的先后总为一传，分别叙述他们的籍贯、生平、出行路线、求法状况。多叙述简略，有的仅三十余字，比如木叉提婆篇、慧琰大师篇。只有少数的几位僧人着墨较多，比如玄奘法师、道琳法师等。着墨多少可能与义净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。但无论详略，其叙述总是按照籍贯、生平、出行路线、求法状况的顺序下来，无则缺省。依此看来，该书似乎是一部“行状”的集合。据清人吴曾祺的《文体刍言》解，“行状，汉时只谓之状。自六朝以后则谓之行状。所以述死者之行谊及其爵里、生卒年月，为乞人撰文而作。”这种行状多赞美之词，或者说，有褒无贬。由此观本书，行文上确有行状特色。以着墨最少的两位僧人为例。卷上的《交州木叉提婆师》全文，“木叉提婆者，交州人也。不闻本讳。泛舶南溟，经游诸国。到大觉寺，遍礼圣迹。于此而歿，年可二十四五矣。”另，卷上的《交州慧琰法师》全文，“慧琰法师者，交州人也。即行公之室邸。随师到僧诃罗国，遂停彼国，莫辨存亡。”由文中标注的下划线，很清楚地看到叙述对象的籍贯、卒歿生平、出行路线、求法状况等。这是书中最简单的描述，着墨较多的僧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了详细的出行路线，求法过程及所求经卷，生平成就等。

但该书不仅仅是“行状”的集合，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编排手法与结构。这将在下文中详为论述。义净只是通过这种看似简单的“行状”手法，真实而清晰地反映了唐初求法僧的情况。

陆路的情况下对尼婆罗（今尼泊尔）多有记载，玄奘等僧人就是从尼婆罗返回唐朝，而客死旅途的。至于书中记录的海道情况尤显重要，由于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了陆

路的所见所闻，法显的《佛国记》详于陆路而略于海路，因此义净记述的有关南海各地的情况，就成为关于南海各地的最早历史地理材料，为各国研究历史、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视。书中有关印度的珍贵史料，其中对医学记载颇多，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第二十七章就讲到印度传统的医学——“八医”，并指出“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，互有互无，事非一概”。第二十八章专讲印度进药的方法，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时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，这颇具科学性。还有关于印度人的卫生习惯，如沐浴、食前洗手、散步等。

“观夫自古神州之地，轻生殉法之宾，显法师则创辟新途，奘法师乃中开王路”，这是义净对法显、玄奘功绩的评价。其实在探险、求法、翻译，著述等方面，义净正是继法显、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代表人物。

古德云：

佛在世时我沉沦，佛灭度后我出生，
忏悔此身多业障，不见如来金色身。